㲉山筆塵

筆麈題辭

余幸以年家子事先生於詞林爲後進辱先生不鄙夷時相過從與之談論令去揚扢久藝余聆其言若驚河漢韙其識如陟泰岱命

謂吳門世言新都博而不核弇州核而不精博而核〻而精余於先生見之矣比歸卧東山益得以其閒肆探當世得失之故於是旁搜博採屬詞比事史摘漫錄彙

塵次蒙而感書家歲余赴
召約先生話別於邸夜語良
洽因手筆塵藁以示余余受
而北征軺焉舟焉而藁俱焉
展之則 朝家之典章人物
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

以至財賦阨塞之區耳目覩聞之概纖悉具備而又綜二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遷折衡於寸管總經緯於毫端信經國之大業寧屑屑詹詹資清暇之談柄已乎乃

若璪夢諸篇錄寄遠而切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於座側者余每恨曩侍先生日猶未能少盡先生之奥令幸於此而復覩一班也既卒業爰綴其拳拳服膺

者如此以復於先生且有請

回蒲輪且至執斗魁而不妨

揮麈帷先生餞為之余謹𬬸

弭以俟

年家子壯海馮琦書

筆麈目錄

官制　月俸

卷之十

謹禮　建言　明刑

卷之十一

籌邊

卷之十二

形勢　賦幣

卷之十三

儀音　冠服　稱謂

卷之十八

夷考

吾
師文定于公有穀城全集及讀史漫錄行世小
子寵聞嘗步効編次之役矣第恨史錄坊剞
謬付傭書罔識校讐猶仍魚魯意甚嘸焉茲
歲公車報罷造公子中翰君緯奉使東還與
之昕夕聯舟因復出
師所為筆麈手稾視寵 潛然卒業慨慕彌深大

都鋪綜今昔揮霍見聞無論國故典章觀若懸象即間雜齊諧亦屬勸百此其意指所嚮則略與史録同而墻離載筆有觸輙書標置未遑良亦有待也寵竊賡緣緒言紬繹條貫敬釐為卷者十有八為類者三十有五實不能贊乎一詞亦匪敢秘其鴻寳編摩既竣用歸其副於中翰君蘭臺石室不可無此一編知非獨王謝家物耳

萬曆癸丑秋七月既望福唐門人郭應寵薰

沭勤於黃石山堂

穀山筆麈卷之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制典上

唐制天子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由正衙喚仗由閤門而進百官隨而入

見謂之入閤以此推之乃以常朝御正衙朔望御便殿也　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叅而不引見奏事每日御門視事百官常服朝叅諸司奏事蓋以朔望御殿備朝賀之禮而以日朝御門為奏對之便較之唐制善矣

國初設官以品秩為上下當時朝儀想亦尊敘品級不分散要　世宗自甲午以後凡三十餘年不視常朝即歲時肄禮惟講會同之儀而日朝之典遂至無一人記憶　穆考登極初復常

亦頗紊亂其同班敘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宮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宮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讀學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讓僉都少詹光學士在僉都之上至於六部郎官往時或敘衙門一吏二禮其下則戶兵等部故有主事立於郎中之上者其後戶部主事賀邦泰着以禮部在其上嘗上疏爭之有 詔六部郎中並列員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為敘然熟視諸曹與吏部齒者咸踧踖

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當以都督為先自　世廟以来錦衣權重又陸朱諸公皆三公重銜官在都督之上故立於首若與内閣相視者而都督以其貴寵不敢與亢故也萬曆戊寅朱太傅已没掌錦衣者俱都指揮等官相沿舊規仍立前列其後遂有爭議部中以錦衣貴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後稍上鳴鞭行禮畢則錦衣升立僉書都督方為首行矣此遷就之方非正禮也

朝鴻臚捜求故實多所散失不知於　世廟初年合否以予所見班行其東西分立則勳臣在西上東面不與百官齒左班面西侍立一品二品為第一行三品次之為第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為第三宮坊五品六品次之為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為第五兩房中書次之為第六此為一段其下則六科為第一吏部第二中書舍人第三此為一段其下則御史第一五部叅之自此以下品級官制紊不可紀矣右班面東

侍則錦衣在前五軍都督府次之其後七十二衛指揮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籃縷往往而是叩頭禮畢則左班內閣右班錦衣俱由玉陛升立金臺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東西向御史立於甬道左右北向其北面行禮班次則公侯駙馬伯列三班於前去文武階次稍遠其下則文武兩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爲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科道中書第四其下則六部郎官

古時五等之爵原有等級如唐時國公一品郡縣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畧倣其制惟　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與文武齒矣

大明會典官員隔一品避馬隔三品趂惟法從不然今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書侍郎公侯勲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內閣六卿二品避內閣亞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亦與公侯抗禮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諫議與六卿抗

抑亦過矣會典所載直爲不與同品者比非欲以新進書生與朝廷老臣分廷而坐也近世風俗大壞人心不古大臣持祿固位折節於臺諫臺諫怙權恃力抗顏於大臣安所得廉遠堂高之義哉若大臣不愛官爵即自重不爲抗臺諫不畏強禦即守禮不爲詘柰何其不然也

國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參稽多所謬誤往在部中見一二事可笑如金山　列廟妃嬪歲有遺祀其諭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

於　先朝所命叙其奉供之勞此易世即當更
者又或僅隔一朝猶稱庶毋皆當時之稱謂也
今已累歷朝數矣以倫輩推之皆在高曾以上
而猶用舊文此何理也又　國初　仁宣以來
為天潢長支其視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
王書有叔無伯其視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
書有弟無兄此自當日倫叙言之爾今歷數世
長幼之倫互有上下而賜書之文猶用舊稿至
有以伯為叔以兄為弟又何禮也兩房中書惟

據舊稿抄謄不核世次諸公以為故事不甚咎省故訛謬至此爾南京 太廟已不設主惟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 仁孝皇后配享此亦一大謬也

昔顏魯公請定唐 列聖之謚以為周之文武稱文不稱武稱武不稱文蓋舉其至者故也今列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以省文尚質正 名敦本議者皆以為然或謂陵廟木主玉冊皆已刊勒不可輕改其事遂寢

不知陵廟所刺乃初謚也人臣當國家制度苦於不能深考爲識者所譏與其謚矣魯公議謚號最為有見然當時尊號徽稱至十餘字何不並議更之夫無上之尊近於無名卽謚止一字不為貶損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卽稱名稍溢亦不為過柰何身臨宸極臨制萬方而徽號尊稱重累不已益無謂矣 本朝廟號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為過溢惟年號不更及 主上臨御不上尊號此唐宋所不及也然 聖母徽

稱累至數字亦覺太溢此與人主尊號何異尊養之至亦豈在彌文繁稱哉

本朝謚法亦有參差 廟號十六字而親王謚止一字此以多為貴也親王一字而郡王大臣二字此則以少為貴也後 世廟時謚真人為四字則又以多為貴矣

宋高宗山陵朝議以世祖為號尤袤駁之謂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稱祖無嫌太上中興實無繼徽宗正統以子代父非光

武比乃稱高宗以子繼父不當稱祖誠萬世斷
案而嘉靖上　成祖廟號無以是告者豈未深
考與抑知而不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諸陵又
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宮觀天下諸司亦於國忌
行香至宋猶有宮觀行香之禮外州不同也漢
唐以來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
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聞有
此　本朝國忌上陵及　內殿有祭無行香宮

觀之禮　諸陵惟中官灑掃不遣宮女皆前代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樂設不作回鑾乃奏鼓吹初不解其故及讀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鑾輿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乃如常儀方知　駕出不奏鼓吹蓋有所本云

唐宋郊祀之典費至巨萬每以國用不充曠而不舉此未達繭栗陶匏之義也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即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郊

城南門亦閉不開惟 郊祀 駕出方啓不過
數軍士推轉之耳何至用脂數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間勳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
勢使然頗於國家有益觀漢宣帝許后起微時
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儉及霍后立輿駕侍
從日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絶女
子若生長富貴不知民間苦樂起而居天下之
上縱志奢華無所恡惜人主又從而悅之奇技
淫巧必從此作天下敝矣閭閻子女平生所見

固少奢麗之觀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駭愳若不敢當其於服食器用必有愛惜不至暴殄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間所見朝夕陳說使九重之上知閭閻情苦勝於箴誦訓諫當萬萬也

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婦皆不答至德宗始從禮官言公主拜見舅姑兄姊舅姑坐受兄姊立受如家人禮此可為後世法矣　本朝公主出府儀注三日拜見舅姑公主東向舅姑西向

立受二拜較之唐制已為不作然尊卑之分猶自不紊第不知果能如儀否而王府郡縣主君出嫁民間乃或恃居尊之體與舅姑抗此不知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規制大畧相倣自漢以來奏事得請輙報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詔書畫諾唐時畫聞即今之知道也其稱奉 聖旨則自宋然矣

唐時廢置州縣除免官爵中書為發日勑請御

畫而行想即所請制曰也今制　誥命惟書成進覽用實而行不請御畫者八

唐史崔徹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燃燭高駢子使人給畢師鐸曰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當時臣下奏對謂之從容機密文書謂之委曲此虛字實用也唐時臣下取旨謂之候進止宋時臣下取旨謂之伏候指揮　本朝謂之請旨定奪此實字改用也

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君臣則用朱書御札

今内降御札猶用朱書其例昉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即準也自唐以來皆用準字至寇準為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字至今不改

唐初詔勑皆中書門下所撰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氷等待詔北門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於銀臺門内以處藝能技術之士又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䟽批荅應和文學又以詔書文誥悉由中書多致壅滞始

選朝官有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之南俾專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翰林學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貞元以後為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時始末也宋時以中書舍人掌內制翰林學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鎖院撰草有所不合貼黄執奏而宰相之選多在其中至於醫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時翰林大畧

也今之內閣即承旨兩制之遺而權任過之學士以下講讀撰述分領藝文之事若漢之承明金馬而書畫技術之流分置兩殿視宋之制為盡善也

唐之選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可否以制勑行之六品以下吏部銓才奏擬詔於告身上畫聞而無所可否其後宰相權日起拾補以下皆不由吏部非正法也　本朝卿貳開府五軍都督及各邊大將吏兵二部會九卿推補方面及將

領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　詔用其一守令以
下則經擬一人　詔旨報可無所可否矣法與
唐畧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與會議
無所從違視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漢晋以来朝官乘車猶有古制唐將相王公皆
乘馬至元和中宰相張弘靖出為幽州節度雍
容驕貴肩輿造太極殿又昭宗討李茂貞長安市
邀宰相肩輿訴其無罪即此數事唐已有肩輿
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馬三品以上方用椸座

以別等威及建炎南遷以江南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檐子亦有輿之制也承平日久漸習安佚自古然矣　國朝文武大臣皆乘馬自景泰以後三品文臣例許用轎勳戚一品惟年老寵優者方敢陳請他不許也

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樞密皆襆袊侍從僖宗之世始具襴笏至昭宗即位大祀圜丘又命以冕服劒佩侍祠蓋楊復恭恃援立之功威稜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袊馬周上言

請加襴紬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者為缺骻衫庶人服之想即所謂襈衫也衣裙分謂之襈如今邊將箭衣之製袍施横幅於下謂之襴今之襴衫　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為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襈衫之遺也惟司禮之長遣祭中霤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為榮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䙴御自昔然矣

唐宋宰相執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丞

節度使受命出節撤閣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其重如此　本朝自永宣以後大小除拜止於題疏報可不給誥勑卽內閣六卿亦止片紙書名傳宣所司邉鎮大將捧　制勑而出如遣一使視古宣麻推轂之禮抑何遠也

唐制拜官之日卽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紬價錢方請書給卽今之　誥勑也宋制亦然每至宣麻誕告鎻院演綸詞頭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國初拜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升遷止奉成命吏部備云旨意移以咨劄以為憑據至考滿覃恩方給誥勅以奬其成是虛者反重實者反輕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為重輕而不知大體故訓詞累牘之褒視如文具而批答一言之報寵若丘山非累牘輕而片言重也勸戒者虛而黜陟者實爾夫君父之命如綸如綍恩則雨露威則風霆柰何以進用為榮而因以重其言以奬成為虛而因以輕其典耶人心世

道此足以觀矣

唐時致仕官朝參之班在本品見任之上此意甚雅至宋時大臣雖隆貴顯赫其考終書銜以有致仕爲榮故當時致仕大臣相知爲詩賀其重如此　本朝於致仕官居鄉禮體與見任同而無朝請之文然猶有古意也乃邇來世俗薄惡日趨頹敝大臣以懸車至不見禮於小吏而士大夫貪逐名寵往往以致仕爲諱而有得嚴去者輒曹聚而訾之何論賀矣嗟夫此所關係甚大

非淺見者所知即語之亦不解也
唐莊宗時吳越求以金印玉冊封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曲從鏐請予之今制　兩宮徽號用玉冊親王金冊郡王鍍金銀冊印如其冊而國王之號亦止施於四夷宇內不封也
宋理宗諭群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小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今後宜就早朝面奏此與　本朝制度大畧相

同總之承平之體相襲而然皆非開創之規也

元時宰相拜住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可見起居之廢肇自勝國上下之間闕久矣觀通鑑續編所紀元人事實與今實錄體格不甚相遠以此知 本朝實錄乃 國初館閣諸公沿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良可慨也

元至中葉經筵之制大備以勳舊大臣知經筵次至同知講讀以下大畧如今日之法宋時所

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學士曹元等纂輯累朝格例名曰

大元通例頒行天下天曆元年又命儒臣采輯

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名曰經世大典即今會

典體也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

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

有不忍 本朝封贈三代一如見爵教孝之典

可謂大備矣

穀山筆麈卷之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紀述一

純皇之誕　孝廟也時萬貴妃寵冠后廷宮中有孕者百方墮之　孝穆太后舊爲宮人入侍已而有孕貴妃使醫墮之竟不能下乃潛育之西宮報曰已墮　上不知也一日　上坐内殿

咄嗟自嘆一內使跪問故 上曰汝不見百官
奏耶小內使應曰萬歲已有 皇子第不知耳
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於是太監懷
恩頓首曰內使言是 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
歲匿不敢聞 上即敕百官語狀明日廷臣吉
服入賀遣使往迎 皇子使至宮詔 孝穆抱
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兒見黃袍有鬚者
即而父也 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羣擁至奉
天門下 上抱置之膝 皇子輙抱 上頸呼

曰爹爹　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時　孝肅
居仁壽宮恐　皇子爲貴妃所傷乃語　上曰
以兒付我　皇子遂居東朝自是諸宮報生
皇子者相繼矣一日　上出貴妃召　太子食
孝肅謂太子曰兒去毋食也　太子至中宮
貴妃賜食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
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
以致成疾初　孝穆爲宮人時有宮人當直宿
者病而強　孝穆代之遂有孕云　孝廟旣生

頂上有數寸許無髮蓋 藥所中也傳云 太子
迎入東朝賞妃使使賜 孝穆死或曰 孝穆
自縊萬曆甲戌一老中 官爲予道說如此
世廟晚年諱言儲貳有 涉一字者死 穆考在
潛邸朝夕危懼 今上 誕生不敢奏聞至兩月
聞不敢剪髮一日有宮 女寵幸者乘間以聞
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栗 莫知所爲太監黃錦熟
念無可爲策一 日伺 上色喜即命宮女中官
於殿廷欄楯所至皆置 樽俎 上問何故黃即

伏奏　皇上有喜　上曰何喜黄曰　上自思
之　上遲迴曰念惟生一孫差可喜耳黄即呼
宫女中官頓首呼萬歲於是禮官始敢以　皇
孫聞也
世廟以在西内朝夕御膳不用大官所供皆以
左右貴璫輪直供應取其精潔便適也諸璫以
此市寵務為豐華　穆廟以来相沿為例已而
賜予日減諸璫匱竭而供膳之費不減舊時無
論其他即司禮之長日役内使百餘以供廚傳

所費可知也諸璫力不能供無以為資往往請托諸司以佐其費蠹政之源亦有在焉嘗謂此事極為不雅以萬乘之主玉食萬國而受左右私養是何體統及考唐玄宗時諸貴戚以進食相尚每進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遞知此風自古已然彼或偶一進獻非以為常故能極其侈靡若此明皇荒侈之時何所不至豈

聖世所宜有㦲

一日從二三同列入覲西苑見空地柱礎臺階

皆為瓦礫問之則隆慶改元將 世廟所建離官大半拆毀故也予怛然傷之以為當時柄國之臣輕損舊迹非臣子之義及讀南宋史孝武奢慾無度大營宫室及帝殂執政者即罷南址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復元嘉之舊尚書蔡興宗以為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道所貴今殯宫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此天下有識甞以此窺人嗟嗟興

宗數語可謂知大義矣大臣不明忠孝大義本諸人情協之天理而徒以私智小慧牢籠天下往往為有識者所窺竟亦莫之悟也若此而高談學術自附聖賢作用寧能使天下無識微之士耶

蕭育論趙飛燕事曰褒獎將順君父之美銷滅匡救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咎隨首阿從以求容媚及宴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然之事訐揚幽

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此數語極中人臣不忠之弊隆慶中閣學新鄭高公拱 正王金之獄其議與此暗合雖其指在於矛盾華亭加以大罪而其言則大體所關不可易也然趙氏絕成帝之祀方士損 世廟之名於法又不可不誅若直為君父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之可諱而不敢發有甚於此者矣

嘉靖末年文學侍從諸臣多以撰述玄文入直西苑恩禮優越百僚莫望爲隆慶以來 主上

常御講筵詞林諸臣橫經入說亦荷殊恩歲時
賜賚從閣臣之後回視西苑之遇雖不如其烜
赫然於儒臣之體則不失賢者所樂從也予在
禮曹中州郭文康公朴曾有一書稱公等遭遇
聖明荷恩以正蓋自嘆當年西苑之事出於不
得已而有慕於後進云

穆考在位六年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
食驢腸左右請宣索　上曰此宣一出大官將
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又東宮嘗欲啖巿

餳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於市不時索進
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銀二三錢可買許多
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即買兩盒以入　上
曰此需百金耶尤節賞賜中官即甚愛幸不賜
金帛在玄武門較射射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
儉如此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妃我
朝　孝肅以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徽號二
字隆慶壬申　上冲年即位議　兩宮尊號

召輔臣張居正等於平臺　面諭欲於　皇貴
妃尊號多加二字盖反欲尊　慈寧也　面諭
之明日東閣會揖江陵謂禮部曰故事　中宮
當加二字既同為　太后多二字何用時豫章
王希烈為禮侍署篆即應曰諾於是　兩宮並
尊　慈寧即不加多亦不減一字矣是時　皇
上聖冲虚心以聽輔臣肯力爭一言引古典論
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　內旨便　祖宗舊法
一旦更變識者慨之嘉靖初年大禮之議至於

發言盈廷死者接踵茲乃至　兩宮之禮無一
人片語者可見士氣人心日以委靡事若不急
所關甚大
萬曆甲戌五月　穆考祔　太廟一日東閣會
揖相君謂少宗伯汪公鏜曰祔廟　新主當從
左門入以　高廟在上故汪曰故事當從中門
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
俯曰唯萬曆初年議禮論政之體皆倣此
上即位時方十歲以英明聞宮中謂之　小世

宗一日　穆廟恭妃院遣一內使持金茶壺闖出禁門遺其私家為門者所奏　上曰此器雖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闖出　詔笞內使三十乃使使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所賜器不可出也

上初即位宮中內宴　仁聖上座　慈聖猶在閤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乃並坐云　國朝家法極嚴　上請　兩宮朝皆詣席座前起居叩頭聽而受茶迄不敢坐即時內宴上座　上坐

東閣 中宮坐西閣每一奏酒 上自執爵
中宮持樽長跽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
出以至九奏傳 兩宮起 上與中宮仍跪請
留已乃設小座於閣內 兩宮 帝后同座行
爵無算始爲家人語蓋大宴 帝后不坐也宮
中內宴謂之上壽先期有奏書宴有致語皆詞
林撰進

守炎 上一日 御講畢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
盛開侍 母后 賞宴甚歡蓋指 慈寧宮也輔

臣奏曰 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 上念之
上起還宮以白 慈聖即自駕往迎 仁聖
過大內賞花母子傳觴而飲
上一日御文華殿語輔臣曰 先帝雅好珠玉
朕思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居正
等奏 聖諭甚是吾弟恐有妃后時不免要用
上曰亦不用也時 聖齡十有一歲
經筵進講在文華前殿日講在殿後穿廊正字
在後廠東閣設一幄次又東一室乃 上所遊

息一日同二三講臣入視見窓下一几几上設少許書籍又一二玉盆盆中養小金魚寸許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彥章名楮皆折簡一如士人所用其朴如此

江陵相君柄政　上眷顧殊絕古今無兩每日

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午漏相君以侍書入在文華後殿東偏張一小幄相君司禮侍立造膝密語於此見之　上顧相君有所欲語正字

即却走出殿門少刻聞語止乃入一日江陵在
直廬感病　上御文華後閣親調椒湯使使賜
之又盛暑御講　上先就相君立處令內使揺
扇殿角試其凉暄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丹地
上恐相君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中官旁侍竊揺扇　上忽目之
還宮召而杖之曰諸先生在旁見爾揺扇以為
我無家法也爾不畏諸先生見耶
慈聖內教極嚴　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

恩面數之每 御講筵入常戲作講臣進退之
禮進講 太后前以驗其記否當朝日五更至
上寢所呼曰 帝起今日早朝即呼左右掖
坐亟取水為 上沃面挈之登車以出故 上
宮中起居罔有不欽而一二大璫奉 太后懿
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比 上春秋稍長積有
所不堪而難於發也
上初登極或時與宮中小内使戲見馮璫保入
即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小内使侍 上遊戲

者馮璫常陰罪之故宮中皆嚴馮璫璫亦稍專橫即上有所責罰非出馮口毋敢行者及上稍長積不能平而左右一二親昵稍稍以馮璫罪狀聞上以太后故不敢發然心恨之云一日上戲以所御扇藏殿中隱處戒左右毋泄而令馮璫求扇馮流汗四馳求之不得以是爲劇又一日見馮璫衣大紅色甚鮮問曰何處得此方食簽餄即以賜馮親爲納之袖中油盡汚乃止馮退而泣

紀述二

上初即位好爲大書內使環立求書者常數十紙而外廷臣僚得受賜者惟內閣講臣數人而已所賜江陵如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爾維鼎鼐汝作鹽梅宅揆保衡及捧日精忠堂閣之爾不可數計字畫遒勁鸞迴鳳舞濡毫揮洒頃刻而成時　聖齡十餘歲矣一日謂相君曰朕欲爲先生書太岳二字相君曰主臣不敢　上乃已甲戌四月內賜輔臣江陵張公居正宅揆保衡

四字桂林呂公調陽同心夾輔四字六卿正己
率屬各一講臣六人責難陳善各一時行尚未
與講六人者學士丁公士美宮坊何公洛文陳
公經邦許公國學士申公時行及翰撰王公家
屏也丙子殿讀張公位及行補入講幄一日
上顧相君曰新講官二人尚未賜與大字相君
曰惟　上乘暇揮洒一日內使濡墨以俟　上
遂大書二幅　賜位及臣行字畫比　賜諸公
者稍大而老成推勁又若勝前歲者蓋　御齡

已十五矣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又閣中蓮花早開相君并以獻　上温言諭荅之已而出白燕送相公所不知何故也偶聞白燕奏入馮璫使謂江陵曰　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予曰白燕相君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趙衆之雉耶昔　正德時中官横甚莫之敢指惟太監吕憲者以清謹著聞甚惡其曹所為弟不能拯耳憲嘗鎮守河

南有獲白兔以獻者中丞臺送憲約共為奏上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飲臘兔送酒中丞大愕問故憲咲曰夫貢珍禽異獸以結主歡乃吾輩所羞公為方鎮大臣柰何獻兔中丞大慚憲濟南陽信人也

萬曆丙子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直起居史官六人分纂六曹章奏 御門平朝起居史官立於螭頭之下 駕出則扈從 上一日頗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 夫曰

莫使起居闕之間則書矣起居之設有益於

君德如此惜其職不盡舉耳

丙子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　命講臣六人

題詩扇繪花木鳥獸各書四柄六人者學士申

公時行宮允何公洛文陳公經邦宮贊許公國

太史王公家屏張公位也

丙子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以　賜

相君四駿者　成祖用兵所乘也相君為題詠

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檢　成祖騶虞手卷一

幅　賜相君相君藏之內閣圖中一時公卿儒臣皆有題詠翰墨甚精　賜內閣者一小卷仍有一卷長數丈許鋪文華後殿僅乃竟卷此則藏之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　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命講臣六人分賦學士申公時行宮諭何公洛文各賦五幅宮洗許公國宮允陳公思育翰撰陳公于陛與行各賦四幅奏　上賜銀豆畫多重魚山水半無欵識中有　宣廟御筆數幅精

絕特甚行所川分者 宣廟汀鷺一幅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鸂鶒也

丁丑行在講筵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入聲 主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 上為之悚然而驚同列相顧失色及考註釋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侍伴讀俱依註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面以為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此一字不足深辨獨記江陵震主之威有叅乘之萌而不自

覺也

己卯　上在西城飲酒有　慈寧內侍二人在旁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　上醉而怒取劍將擊之為諸奄所勸而止乃割其髮翌日　太后大怒遣人傳語閣臣江陵具狀切諫其詞甚激有謇謇之風且草罪己御札呈覽發行而太后召　上長跽痛數其過至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　上云　太后令馮璫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以此大懼

再踰年江陵遂死馮逐逐而張族矣此後 太后

惮 上威靈不復有所論輔導諸臣亦不敢極

力匡維而初政漸不克終矣江陵自失臣禮自

取禍機敗在身家不足深論而於國家大政有

一壞而不可轉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過甚

則一發而潰不可收辟如張鼓急則易裂辟如

壅水决則多傷即以內使一事言之人主在深

宮之中以醉飽過誤斷一奄人之髮不為非過

而未至太失輔弼大臣付之不問則猶有惮而

改即欲規正亦當從容陳說使之自解何至假
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
怒忿志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為無復畏憚數
年以來誅戮宦官者如刈草菅傷和損德無可救
藥視一奄人之髮相去何如則持之太急故也
嗟夫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陷於太過則不明於
春秋之義者矣
萬曆庚辰大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有天下太
平四字成文不滅江陵以為瑞也請 上臨觀

上見之不懌曰此偽也因考宋史紹興十六年慶州民家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乞付史館以餙和議之功古今詐飾往往暗合如此然江陵倘曾考宋事必不為此考武后時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宰相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畧而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偽端江陵自處何如作此等兒戲將為昭德所咲矣而 聖明獨斷其詐尤古帝王所不能及也偶詢右上假字盖以龜

尿書之入寸許即鑿去一層亦自不減術家戲
法類能為之　上想知其故矣
本朝家法極嚴　人主在　母后前跪而白事
立而侍食不敢設座此在事親之禮自不為過
母后深居禁中即褻衣植腹不與大臣相接
前代垂簾之制盡罷不設此在　母后自處亦
甚有禮然有一二太過臣下瞻視心竊不安者
萬曆甲申　上奉　兩宮同閱　山陵在　兩
宮輦前乘馬道中引不由中道及山頂　御帳

望　兩宮輦前　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
寧此亦失禮　兩宮輦出　乘輿自當先行即
以前導爲名亦不必避道　御帳獻茶　上可
退居別幄亦不必立侍使臣下望見也宋時明
肅太后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魯宗
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遽命輦後乘輿
冬至帝率群臣朝太后於內殿范仲淹上疏以
爲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
列拉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後世法

設使范曾二公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此矣而一時公卿侍從僉望見不敢冒陳亦大闕典也

後唐潞王卜相以姚凱盧文紀崔居儉才行互有優劣不能自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筯夾之此亦枚卜之意也世皆傳金甌之覆以爲美談而琉璃瓶事無引及者豈以五代時事不足稱據耶萬曆中選擇尚主子弟三人入見　上親以廿六名呈　太后　太倉置金

瓶中焚香祝天取其一選上即時以緋袍覆之送入春曹其兩人陪入者賜金綺罷出送順天府庠此昔所目覩亦琉璃瓶之遺制爾

穀山筆麈卷之二終